

逢周一刊出

理想建基於興趣之上，努力找興趣，努力追求理想，一點一滴，順藤摸瓜，不會沒有成就——且看馮智政的例子……

文：本報記者 黎小燕
圖：受訪者提供

馮智政

說「中醫世家」，讓人們想到的是，一代當中醫，代代都有中醫，傳為美談。然而，馮氏這個家族，由智政開始，恐不再接「家族中醫」之棒了。因為，馮智政的第一興趣在「國際關係」，中醫儘管與他「青梅竹馬」，卻不是他的「終身伴侶」。這並不是說他嫌棄中醫，他不僅不嫌棄，反而因為深諳中醫理念，因而更愛「國際關係」這門學問。

來自中醫世家 主攻物理

這就得從馮智政的「物理專業」說起。咦，忽然轉到物理去了。從中醫，到國際關係，到物理，這中間可有一脈相承之處呢？當然有。馮智政在香港中文大學念物理本科，大一選修國際關係課，教授的名字「沈旭暉」令他首先覺得「好好玩」——這個人難道有「十個太陽」不成？念起普通話來：shén xù huī也挺有趣呢（廣東人念漢語拼音舌頭可能「糾纏不清」吧）。

講出如此「跳躍」的話，正切合他年方二十二、自稱小伙子的「身份」也。現正在香港大學念國際關係碩士課程的他，那年大一，不就是「更好玩」的年齡嗎？

選修國際關係 讀出興趣

就這樣，馮智政帶著「教授這人幾好玩」的心情去上那「隨意選修的國際關係」第一課。不料，那第一課更「癲」，教授原來也是年輕人，教授國際關係的手法非比一般，生動地以影片輔助講授「薩達姆被絞死」與全球恐襲的關係。

當然，「伊拉克前總統薩達姆被絞死」並不是「好玩的」，當中折射了多少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詭詐，薩達姆之死與歐美國家垂涎中東石油大有關係。只是，香港人，特別是香港小伙子，對薩達姆是誰，除了名字似曾相識，就略略知道「係中東一個暴君吧」。僅此而已，別無其他，也不想知道其他。他們的生活節奏快速，一派「人如潮湧，馬似山崩」的格局，「國際關係」對他們來說，是何其陌生、「與搵食大攞扯唔埋」的悶蛋，讀來有何用？馮智政這個小伙子，卻可以告訴其他許許多多香港小伙子：這門學問並非悶蛋，只要學習得法，就能化腐朽為神奇。

最渴望研究人 看清世界

在一般人眼中，國際政治、國際關係這類「也東東亮亮」，就像亮亮亮一樣，只能是餸菜的配料，永不可能主菜；只是讓研究員在辦公室裡，由朝到晚，又由晚到朝，「坐冷板凳」的苦差事。馮智政卻反其道而行，不僅不以為苦，反以為樂，甚至瘋狂地愛上它。沈教授的「國際關係第一課」的「傳染病」竟然令小伙子「受感染」，以至「病入膏肓」，小伙子上課之餘，還加入沈教授創辦的社會科學研究組織Roundtable，並成為旗下香港國際關係研究學會行政主任。

馮智政聽到有人「褒貶」國際關係，忙不迭投反對票，甚至將之凌駕於他的原專業——物理之上，認為物理其實比國際關係「更悶」。「如果物理是為物質之間的互動作模型，那國際政治也是為各國社會之間的互動作模型。本質相同，不同的只是坐標上的轉換，要他研究「沒甚麼人性的物質」不是不可以，但他更渴望研究人，研究人的走向。人的千變萬化，社會的千變萬化，叫他更着迷。一句話：他要認真地看看這個世界！

沒有永遠公式 體會變幻

對高度熱愛物理的人來說，也許馮智政的「比物理更悶」一言不能讓他們投下贊成票。畢竟愛是盲目的，愛也有主次之分。看來，馮智政的「初戀情人」——中醫，「第二女友」——物理，還不及「第三女友」——國際關係讓他更死心塌地。中醫、物理與國際關係三者都是馮智政所愛，都有剪不斷的因緣，某些方面可以互通，這才又讓他輕易地「移情別戀」。

研究國際關係數載，馮智政體會到一個現實，處於國際大氣候裡，要定長遠計劃，要預測什麼將發生，永遠是不對的，或者說不一定對。這是因為，將來，有着「無限的可能」。在物理的世界裡亦然，初始條件下的微小變化，能帶動整個系統長期而巨大的連鎖反應，這種「混沌現象」，設若具體發生在一隻蝴蝶身上，「蝴蝶效應」的故事就這樣形成：一隻蝴蝶在南美洲振翅，數千隻蝴蝶都跟着振翅，其所產生的巨風，可以導致一個月後北美洲發生一場龍捲風。試問，這種種事物又怎能以一條公式去定性、去預測呢？



「金錢援助不能解決非洲貧窮問題」，這個「超出香港」的辯題殊不簡單，要中學生辯論，作為評判兼導師的馮智政（前排左三）初嘗「為師」之苦與樂

愛中醫物理 更愛國際關係



表面看，馮智政這小子只懂「飲飲食食」，別無所長，卻原來他深諳國際政治

學問 遊走三門



與父親「同一餅印」——老子是中醫，夠忙；小子念書兼是課餘活動搵手，也不閒。父子難得同遊江南水鄉

▲▲資料圖片

三女友 各有美態

電影《時光倒流七十年》、《回到未來》、《蝴蝶效應》，反映人們不滿現狀，不惜通過時光隧道，回到小時候，試圖改變過去，扭轉乾坤，掌握現狀，甚至未來。殊不知，過去微不足道的小改變，也可以為現在或未來帶來難以消除的大災難。

研究當今國際關係，當深明此理。像這類「混沌現象」，馮智政深得其中奧妙，可能比其他國際關係課的學生更清晰，因為，他除了有物理學根底之外，腦裡還蘊含中醫的背景概念。

中醫講求平衡，這又與物理有異曲同工之妙。馮智政在細說他的「三個女友」——中醫、物理、國際關係時，也在「力求平衡」——都說她們各有千秋。

皆求平衡 異曲同工

回到剛才的話題：世俗眼光總認為，既出身中醫世家，難得的專業，為何不繼承呢？

馮智政的父親卻也不隨俗，這位父親大人沒有半點兒封建思想。如果「我尊即你卑」，「我的專業就是你的專業」的話，馮智政擁有「三個女友」，如此「花心」，父親大人不早與他脫離父子關係才怪。

馮智政的父親是中醫，祖父也是中醫，外婆的家族也是中醫。馮智政自小就中草藥的天地裡鑽，不懂得平衡調和之道的話，玩捉迷藏大概要把那珍貴藥材翻天覆地地給罷休。那「珍貴藥材」

，譬如那犀牛角就是。話說日軍侵華期間，外婆家族中的大手在內地懸壺濟世，兵荒馬亂之時，南下香港，把那犀牛角帶在身邊，在港家居泡浸藥材。

馮智政自幼受中醫業熏陶，其「中醫概念」當然並非只限於當時並無禁制出口的犀牛角，但對中醫有興趣不等於就以之為終身職業。他認為，在香港學中醫，要迎合西醫的需求。西醫治病是「一病一法」（one one mapping），是單向的；中醫治病，可「異病同治」或「同病異治」，治一種病可用不同方法，這涉及很多根本性的東西。舉例說，某種中草藥既可提火，也可護肝。「迎合西醫的需求」，見之於大學裡的中醫學，是重藥劑的多，把中醫「折開來讀」，未免功利了點，與舊時老中醫的一套很不一樣。

「藕斷絲連」缺一不可

的確，中醫講求氣血、經絡陰陽平衡，讓全身暢通無阻。個人身體的「小宇宙」平衡之餘，又與外在地理環境、四時氣候的「大宇宙」相配合。順應自然，天人合一。如此協調，何病之有？

這樣看，馮父行醫，卻不鼓勵兒子繼承衣鉢，大有道理在。

如此說來，中醫的平衡，與物理的平衡，以及國際關係的「多面睇」，與馮智政都「藕斷絲連」，缺一不可。



眼鏡落到鼻樑上，一副老氣橫秋、沉浸於工作的樣子。當個研究學會行政主任，「連打雜都要幹」，苦也？

笑傲江湖 新世代

上世紀八十年代出生的青年——「八十後」，被形容為「一道眩目的風景」，因為他們首先敢想，繼而敢做，進而敢拚，之後敢闖。敢想敢做敢拚敢闖也可以無分次序，初生之犢，往來馳騁，沒有多少思想包袱，笑傲江湖，灑脫得令「老鬼」羨慕。馮智政有「八十後」的這些「跳躍特質」，但也有冷靜、善於思考的「學者潛質」，他選擇了國際關係作為「終身伴侶」，就是明證。教授沈旭暉對這個學生也有類似的評語：醒目，典型香港人，背景少見，頗能融入社會，但依然選擇了國際關係，在同輩中難得；具有「跨學科整合能力」，能將眾學科融匯貫通，更加難得。

跳躍沉着 兼而有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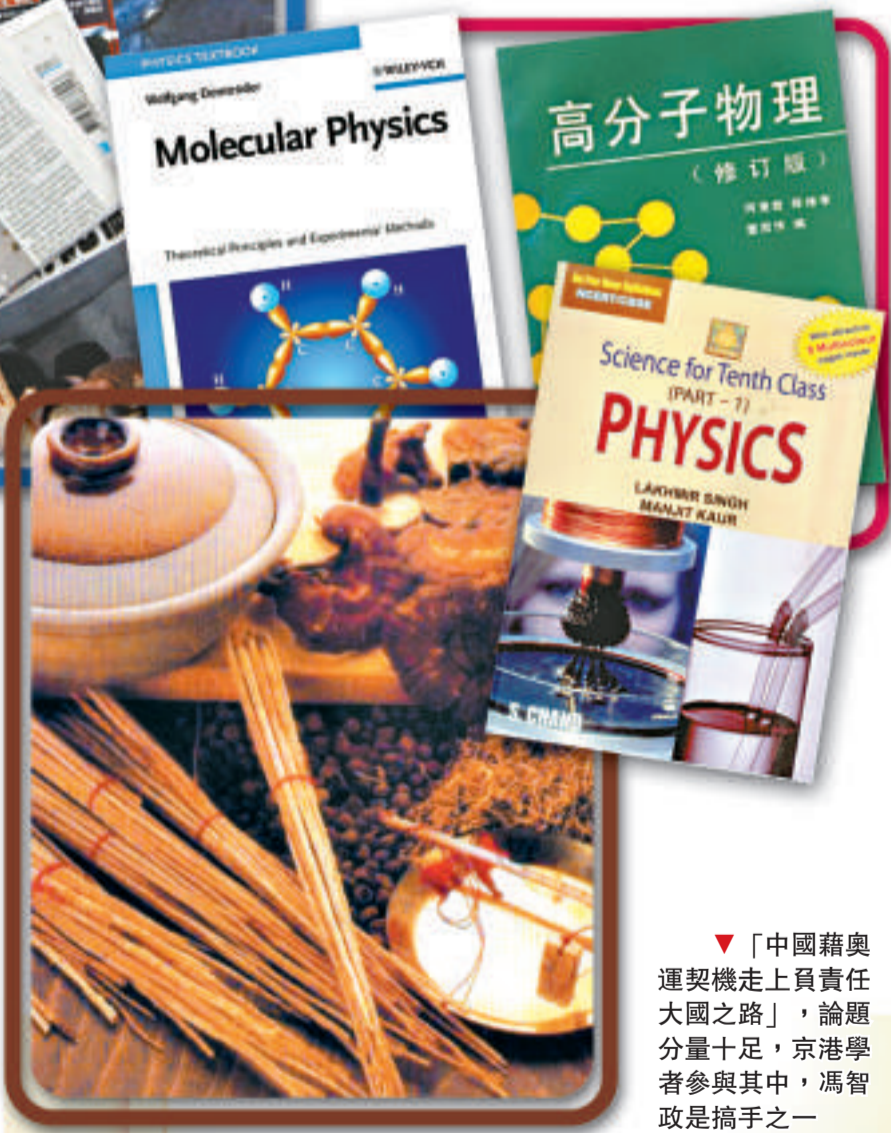
香港學生對國際關係的興趣有幾多，大底可從「在同輩中難得一語中領會一二——這是港人對港人的深切了解。馮智政也嘆志同道合者少：大學的國際關係課收生艱難、傳媒的國際新聞報道篇幅不多、讀者也少。

要培養這方面的人才、普及這方面的知識，多方努力勢在必須。也因此，馮智政這個香港國際關係研究學會行政主任，做「打雜」是免不了的，諸如幫忙辦國際論壇、辦中學辯論比賽、寫評論，務求從教育做起，帶起社會關注國際關係事宜。還有「踢人入會」……國際政治專業的大三英國留學生余家豪，就通過友人介紹，成了該會會員。友人如此對他說：別的地方不會有人教你，這裡的人肯教你。

立足香港 放眼世界

研究國際關係的人，是否得先「立足香港」，才有條件「放眼世界」？香港回歸時才讀中一的馮智政，誠如其教授所說他能「融入社會」，了解香港之餘，對香港不無寄望：上世紀八十年代香港經歷了「國際轉換」，港人卻很少關注國際關係。港人沒有強烈的國家概念，缺乏「一國」概念，又如何能有「國際概念」？這不能怪港人，有時有關方面宣傳工作不得其法，便有反效果。譬如，基本法訂明，除國防與外交事務，香港特區享有高度自治權。這是沒錯的，但當宣傳太多時，就變成「香港沒有外交」（即對外沒有剩餘權力）。其實可透過商業動力，把香港打造成中國文化（軟實力）的輸出口，香港可以做得很好，信焉！

香港小伙子們，理想建基於興趣，一點一滴，順藤摸瓜，努力找興趣，努力追求理想，人生無憾。



▼「中國藉奧運契機走上負責任大國之路」，論題分量十足，京港學者參與其中，馮智政是搞手之一

